

河东记忆

王维的家庭和初入仕



□赖瑞和

王维的祖籍是山西太原，里贯则是蒲州（今永济市）。这地方在黄河的东岸，离黄河很近，距离著名的黄河壶口瀑布也很近。蒲州离唐代京城长安约200千米，不算太远。王维从他家乡到长安去，可以水陆并行，利用流入黄河的渭水，乘船逆流而上，大约五六天可到达。蒲州正位于所谓的“中原”核心地区。蒲州及邻近的地区，在远古时代，传说是周人的发祥地之一。因此王维可说是典型的“中原”人。王维的父亲王处廉，官至汾州司马。汾州即今山西汾阳，离现今著名的旅游景点平遥古城不远。司马是州级官员，位在首长刺史、副首长长史之下，是一州的第三把交椅。它不算高官，但也不算低层文官，可说是个中层官员。王维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，也就是“官宦之家”和“士人之家”，在唐代其实很典型。

据王勋成所考，王维20岁便考中进士，23岁就出任他的第一个官职太乐丞。唐代进士是一种竞争异常激烈的考试。每年的考生约二三千人，但及第者只有25人到30人左右，淘汰率是很高的。王维20岁考中进士也很杰出，非常年轻。唐史上没有多少人如此年少即中第，因为中进士的一般年龄是25岁到30岁左右，如张九龄是25岁，元结是36岁，韩愈是25岁，杜牧是26岁，韦庄则迟至59岁。

王维的第一个官位太乐丞也很不寻常。唐代太乐署是太常寺底下的几个官署之一。它的长官叫太乐令，专“掌教乐人调合钟律，以供邦国之祭祀、飨燕”。太乐令的副官即太乐丞，是个八品小官。王维这个官位，用现代话来说，大约便是“宫廷乐团副教练”。唐代士人对乐工、医者和占卜者等技术官僚是轻视的，认为这些官是“浊官”，“污浊”的官，跟士人所担任的“清官”或“清流官”相对，有点类似现代“蓝领”和“白领”的区别。

那王维为何又会去出任太乐丞？原来，唐初有一位重要的诗人王绩，也曾经充任过太乐丞。据王绩好友吕才为王绩文集所写的《王无功



文集序》说：

贞观中，以家贫赴选。时太乐有府史鱼革，家善酿酒，冠绝当时。君苦求为太乐丞，选司以非士职，不授。君再三请曰：“此中有深意，且士庶清浊，天下所知。不闻庄周羞居漆园，老聃耻于柱下也。”卒授之。数月而鱼革死。革妻袁氏，犹时时送酒。岁余，袁氏又死。君叹曰：“天乃不令吾饱美酒。”遂挂冠归。由是，太乐丞为清流。

据此，可知太乐丞原本是“非士职”，即不是士人应当去担任的官职，可是王绩因为太爱喝酒，竟不耻下求这个“浊”官。结果，正因为王绩担任过此官，“由是，太乐丞为清流”，是王绩的经历把此官变为一个“士职”清流官的。

王绩初任太乐丞在贞观十一年，王维初任此官则在开元九年，相隔了大约84年。不过，到王维时代，太乐丞虽然已成“清流”，可以授予士人了，但由于它到底还是技术官僚，这官职恐怕依然不算很清高，非士人所喜。王绩愿意出任，或许跟他精通音乐也说不定，正如王绩爱喝酒，不但不介意，反而更非求此官不可。

据笔者的研究，唐代士人释褐初任官，最清贵的，其实是在京城各皇室藏书楼，如秘书省或集贤院，担任校书郎或正字。在唐代文学史上，被公认为重要诗人或文士的三十多个名家当中，就有十一人是从校书郎出身：杨炯、张说、张九龄、王昌

龄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元稹、李德裕、杜牧、李商隐和韦庄。另有三人则从正字起家：王绩、陈子昂和柳宗元。王维都不在这两个名单上。他的初任官太乐丞，的确是比较特殊少见的。

以上便是一个唐代士人，如何读书考中进士，进入官场做官的经过。唐代的进士考试，必定是要考作诗的，所以唐人从一开始读书准备考科举，就得学习写诗。唐诗的兴盛，跟进士科考诗当然大有关系。写诗在唐代远比现代有实际用处——不但考试要考，还可以经由写诗能力得到官职，而且将来做官时，在许多场合更需要写诗应酬。事实上，在古代中国，并非只有文学家诗人才需要写诗，一般做官的人都需要写诗。写诗表示一个人受过了基本的经典教育，具备了读书人必备的最基本的能力，就像现代学生都必须具备基本的电脑能力一样。

红豆生南国，秋来发几枝。
劝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

——王维《相思》

王维此诗很有“南方特色”，有“热带风味”。王维的“南国”指的是岭南（今广东、广西和越南河内一带）。王维的《相思》便是他在40多岁时，前往岭南担任“知南选”的职务时，所写的一首应景诗。

（《唐人的文化、经济和官场生活》中西书局出版）

人物

周游列国的孔子

□雨林霖

孔子曾在鲁国担任要职，后来受到排挤，同时为了推行他的儒家政治思想主张，决定离开鲁国，开启了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生涯。

天子出门旅行，有御驾和专业的车夫，而孔子走这么远的路，自然也需要交通工具。孔子的交通工具极有可能是马车。孔子年轻时曾经前去拜访老子，所乘坐的就是“一车二马”，还有一童一御，“御”即驾驶马车的人，当时为孔子驾车的是他的学生南宫敬叔。

孔子在外旅行数年，不仅十分劳累而且危险系数极高。比如，孔子在郑国的时候曾经与弟子走散，只好待在城墙东门旁发呆。后来，郑国有人对子贡说：“东门有人，其颡似尧，其项类皋陶，其肩类子产，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，累累若丧家之犬。”

子贡听了，知道这是孔子，最后和孔子会合了。后来，子贡把郑国人这段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孔子。孔子坦然地笑着说：“外貌都是细枝末节。不过说我现在像条无家可归的狗，的确如此！”

颠沛流离十四年后，年近七十岁的孔子被鲁国的正卿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，但未受鲁哀公的任用，这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。

（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名人轶事

苏东坡“造福”杭州

□王旭烽

杭人生计，多少年来，脱不掉一个“水”的苦字。从李泌开六井到苏东坡，已经过去了300年。六井复又废坏，杭人饮水，或到西湖，或到十几里路山外，挑担取水，实在不便。亏了苏东坡亲自调查治理，又将治井工程交给了几个精通此道的和尚，花了半年工夫，修好了六井。恰于此时天降大旱，江南水井干枯，其他地方的百姓相互赠水，珍贵得用酒瓶子盛，杭州人却免了此劫此难。15年后，苏轼又来到杭州任太守，见六井又毁，再访那几个和尚，只剩下垂垂老矣的子珪了。苏轼再请他出山，子珪作了技术改革，再塑六井，西湖甘水重润杭城。

苏东坡第一次来杭州时，西湖已有十分之二三淤塞了；15年后苏东坡再来，西湖又小了一半，当时人称为“菱田荷荡”。这一年杭州恰好又碰上大旱，湖水干得底朝天，濒湖的几千顷良田得不到灌溉，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。第二年的夏天老天掉了一个头，连绵的大雨，使钱塘江两岸几成泽国，街巷里弄，得用舟楫才能通行。

苏东坡一面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赋税，一面提取了40万石的官米，减价平粜。他甚至还捐出自己的薪俸，设立了医院帮助杭州人民度过灾荒之年，然而这些举措，毕竟只是治标不能治本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苏东坡的目光转向西湖。北宋的元祐五年，苏东坡上书宋哲宗，写下了历史性的文件《乞开杭州西湖状》，那著名的断言“杭州之有西湖，如人之有眉目，盖不可废也”，便出于此。

苏东坡提出西湖不可废的五大理由，第一条貌似重要，其实最不重要，只是苏东坡这位艰辛备尝的北宋老臣做的官样文章，让皇上看了舒服并开恩罢了。说的是西湖乃放生池，每年四月八日，数万人在湖上放生百万数，它们皆向西北磕头，祝皇上万寿无疆；第二条为民饮，城内的井，要靠西湖水引入，才便于人民饮用；第三条为灌溉，放水一寸，可灌溉湖岸田1500多亩；第四条是助航，城内有一条通航的运河，要取水于西湖；第五条是酿酒，用西湖水造酒质好味醇，所缴酒税年达20余万缗，全国第一。

以上五条，一条为皇帝，另四条均为国计民生，倒是的确不曾想过要筑一条万古流芳的苏堤来纪念自己。

朝廷也没给太守多少钱，只给了100道僧人的度牒，也就是和尚尼姑的身份证。苏东坡拿它换了17000贯钱，又亲自发起募捐，写字作画，到店铺里去义卖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拯救西湖的希望工程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整整900年前的事情啊！

从夏到秋，苏东坡动用二十万民工，终于把西湖治理好了。苏东坡在治理好的西湖上泛舟，写出这样的诗行：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正是从这首诗开始，西湖作为美女西子的象征传播于天下，西湖有了她最美的爱称：西子湖。（《文摘报》）

文史小考

“鹏”与“凤”原初所指一也

□张腾宇

“鹏”，对我们而言，既熟悉又陌生。我们不仅用“大鹏展翅”“鹏程万里”向亲友表达美好祝愿，也会将“鹏”字嵌入孩子的名字中，寄寓美好祝福。

大鹏意象之形成，缘于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。早在河姆渡文化等史前文化中，已出现大量鸟形图案，它们虽不是大鹏，但为大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。随着部落以至国家的形成，先民们认为，同人类一样，鸟类也有等级之分，并将百鸟之王称为“鹏”或“凤”。其实，“鹏”与“凤”原初所指一也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“凤”字之下，收录一个象翅羽形状的“朋”字，解释为：“朋，古文凤，象形。凤飞，群鸟从以万数，故以为朋党字。鹏，亦古文凤。”清代学者段

玉裁认为：“朋者，最初古文；鹏者，踵为之一也。”从音韵学看，上古无轻唇音，鹏（朋）、凤都是並母平声字，读音极其相近。此外，在《对楚王问》中，宋玉有言“鸟有凤而鱼有鲲，凤皇上击九千里”，其中的“凤”与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的“鹏”如出一辙。

正因为先民将鹏（凤）视为百鸟之王，所以，甲骨文“凤”字有着醒目的冠羽，甲骨文“朋”字虽无冠羽，但其中也包含着百鸟王的含义，如所谓“群鸟从以万数，故以为朋党字”。从出土的凤鸟纹饰器物来看，凤（鹏）有一个特点，即张开的或丰满的羽翼，这象征着鼓荡生风、振翅高翔、容貌美丽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先民将凤（鹏）与风相关联，在他们看来，凤为风神，“莫（暮）宿风穴”，翼动而生风，所以甲骨文中“凤”可指代“风”，而“风”字皆“凤”鸟象形。正因翼动生

风，所以凤（鹏）羽翼特别突出，以至被想象为大到“若垂天之云”。

此外，在先民眼里，凤（鹏）还与太阳有关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便是一例。而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大鹏由北冥飞往南冥，似乎也体现了这一点。正如当代学者钟泰所说：“鲲化为鹏，由北而南徙，象昭昭生于冥冥也。”

当然，先民对凤（鹏）的认识，还带有图腾崇拜或灵物崇拜的特点。如《诗经·商颂》有言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商朝统治者将自己视为玄鸟的后代，以“天命玄鸟”来说明政权的合法性。所谓“玄鸟”，有些学者认为即是凤鸟。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记载：“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，凤鸟适至，故纪于鸟，为鸟师而鸟名。凤鸟氏，历正也。”明确将凤视为鸟类统帅。（《光明日报》）